



236.719
0

譚記兒



人 物

谭记儿	白士中
白道姑	杨衙内
张 千	李 万
李 龙	小 值
衙 役 (若干)	
丫 鬟 (四名)	

场 次

第一场	邂 逅
第二场	传 信
第三场	定 计
第四场	智 赚
第五场	惩 暴

第一场 邂 逅

〔中幕外。〕

白士中 （内唱《驻云飞》）船泊江干，

〔白士中乘马上，小僮随上。〕

白士中 （唱）翠堤弱柳拂玉鞍。

昨日金门把策猷，

今朝博得锦衣还。

探访姑母清安观，

稍事勾留再扬帆。（下）

〔幕内合唱崑曲《竹节青山》开中幕。〕

木鱼青磬，断简残篇，默诵着似水流年，栏内人几望不着
啊，窗外杜鹃。

〔在合唱中中幕开。白道姑在拜神。〕

〔白士中带小僮在合唱声中上。〕

小 僮 禀大人，来此已是清安观了。

白士中 接马（下马），

〔小僮拴马于门外。〕

白士中 前去叩门。

小 僮 是。（叩门）观内师傅，请开山门！

〔白道姑应声，起身。〕

白道姑 （接唱）是何人在叩双环？（重句，开门见白士中着官服）哎呀！

稽首迎接父母官！（齐）

白士中 姑母！

白道姑 你这位大人是……？

白士中 姑母，你怎么连自家骨肉都不认得了？

白道姑 唉？你是士中姪儿呀？（端详）哎呀，这几年真把姑母想坏了！快进去歇歇。

白士中 姪儿告进。

〔白士中、白道姑二人同入内分坐，白士中挥手令小僮自去游玩。〕

白道姑 我儿满身荣耀，果然显达了哩！治理何州哪郡？

白士中 （唱《江儿水》）

潭州把民管，

顺道来靖安。

白道姑 啊，我儿的馆驿设在何处？

白士中 儿的官舟现泊江下。

白道姑 儿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你怎不将我那姪儿媳妇请上岸来一叙呢？

白士中 姑母啊！（唱《驻云飞》）

一言触动泪潸潸！

你姪媳早把病染，
医药罔效去不还！
算来辞世已三年。（重句）

白道姑 你说的甚么？

白士中 你那姪儿媳已死三年了！

白道姑 媳妇啊！（唱《前腔》）

教人心酸，
可怜好人不永年！
堪叹儿中年失伴，
竟成了寡鹤孤鸾。

儿呀，又道“男子无妻心无主”，你何不再娶一房，好慰儿任所寂寞？

白士中 （唱）非儿不想续新絃，
只恐佳人德行浅，
新絃不似旧絃坚，
那时转把烦恼添。（重句）

白道姑 （稍想后）儿呀，看来也当算有缘。

白士中 姑母，有什么缘？

白道姑 本城有一少妇谭记儿，乃学士李希颜之妻。李学士不幸已去世三年了。可怜记儿聪明能干，有貌有才，少年守寡，实为可惜。若得她为我儿内助呀，我包管潭州的百姓都要少遭些冤枉官司哟！

白士中 啊，有这等淑女吗？

白道姑 当姑母的未必还会骗你？碰巧她正在后面为我抄写经书，我儿不信，可退进侧门内面，我将她请出来，先用言语试她，若不见拒，我咳嗽一声，你便出来与她相见，我再给你们撮合。

白士中 你儿若得淑女为配，亡妻亦当感激不尽矣！

白道姑 先不忙说感激的话，快去藏好。

白士中 （点头欲下……）

白道姑 儿呀，我要咳嗽你才出来哟！

白士中 姑母，谈妥了你才咳嗽啊！

白道姑 是。快去藏好。

〔白士中退入侧门。〕

白道姑 （向内）学士夫人，你手抄软了，请出来歇歇吧！

〔谭记儿内应：“姑姑，刚才是何人至此？”〕

白道姑 乃是进香的施主，此刻已经走了。快请出来吧！

〔谭记儿内应：“来了！”上。〕

谭记儿 （唱《北不识字》）

声声长叹，
玉容寂寞泪阑干。
帘栊外，
花枝摇曳竹影间，
片片飞花纷似雨，
洒得翠竹染成斑。

白道姑 夫人累了，快请坐。

谭记儿 姑姑，想你我都是苦命之人，这“夫人”二字，实在不敢当得；你老人家以后就叫我谭记儿吧。

白道姑 那岂不太无礼了吗？

谭记儿 唉，一年多来要不是你，只怕我早就……姑姑，你老人家若不改口，就是不愿把我当成一家人了。

白道姑 好，恭敬不如从命，我就不再称你“夫人”就是了。夫人……啊，记儿，难为你每天来代我抄写经卷，太把你辛苦了！

谭记儿 姑姑啊！（唱《货郎儿》）

道甚辛艰？

只为这闲愁无限。

蒙姑姑不弃俗女，

垂怜我无亲无眷。

白道姑 这也难怪，自从李学士去世之后，丢下你少年孀居，心里要有句话也找不到一个人谈，实实也太寂寞了！

谭记儿 唉！（唱）

深羡你自幼出家，

未染尘缘；

怎似我飞鸿失伴，

只落得形支影单。

孤零零睹物伤怀，

冷凄凄夜伴愁眠。（转“二流”）

倒不如掩了粧台，
卸了钗钿，
抛却粉黛，
披上缁衫，
甘随你朝念道德经，
暮送三清忏，（转“一字”）
一可免许多烦恼，
二可免狂蜂浪蝶扰素兰！

白道姑 嗨呀，怎么说来说去，竟说到要出家了！你不知我们出家人的苦楚，正所谓：“雨里孤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夫……啊，记儿，听我的话，千万不要存此愚念！象你这样才貌双全的佳人，老身说句不该说的话，若愿效那新寡文君，还愁没有个求凰司马？

谭记儿 唉！（唱）

纵有王陵裘马客，
几人能似李希颜！

白道姑 记儿，有一人虽不比李学士强多少，倒也算一表人物，才高智广，而且又是官宦人家，名冠一州……

谭记儿 官宦人家？而且“名冠一州”？（误解，正色）姑姑，那个三分象人，七分象鬼，倚权仗势，无恶不作的杨衙内已找到观中来了吗？叫那狂徒休得妄想！

白道姑 杨衙内？不是他来找我……

谭记儿 姑姑，你何用含糊也！（唱）
一任他依权仗势计多端，
妄想我摧眉折腰难上难！
堪笑你甘与那浪子说项，
岂不怕玷污你这七星坛！

白道姑 不，不，不，你错怪我儿了……

谭记儿 错怪“你儿”？攀亲拜娘，找寻门径，乃是他们的惯技。姑姑，想我每日到观中闲坐，一则为遗孀居寂寞，二则就是回避杨衙内这个狂徒；而今既然他又追到此处，往后我再也不敢来打搅你老人家了。姑姑从前待我恩情，只好感激在心。告辞！

白道姑 慢着！夫人，不是的……是……是（急得咳嗽不止）咳！咳！咳……

谭记儿 姑姑，姑姑！

〔白士中闻咳嗽声急出。〕

白道姑 （一见更急）哎呀，你怎么就出来了？

谭记儿 谁出来了？

白道姑 哦，是我姪儿白士中。（掩饰）你怎么出京城来了？

白士中 是从（向谭记儿）小生白士中……

白道姑 唉呀，坏了！坏了！

谭记儿 甚么坏了？

白道姑 啊，与你闲谈了半天，忘了厨下做的斋饭，只怕烧坏了……姪儿，你就在此处用斋，我进去看看……

谭记儿 姑姑……

白道姑 夫人，烦你代我陪姪儿稍坐一会。我就来……（下）

白士中 小生白士中见过学士夫人。

谭记儿 （侧身）奴家衿衽了！

白士中 小生才疏貌鄙，薄德鲜能，谬蒙夫人不拒愚忱，当算三生有幸，使下官受宠若惊！

谭记儿 甚么？你这位大人说的甚么？

白士中 家姑母之言，句句是实。士中倘有二意，愿盟誓剖心。

谭记儿 （莫名其妙）哎呀，姑姑……

白士中 （故意说给她听）观看夫人尚未置信，这一点心迹是该表白的。（下跪）菩萨呀，菩萨！下跪弟子白士中，汴梁人氏，现年二十七岁，今科会进，除授潭州约民。只因亡妻去世三载，蒙姑母作伐，与学士夫人谭记儿永订百年之好，共缔琴瑟之缘，日后我若负心，天厌之呀，天厌之！

谭记儿 哎呀，谁教你盟誓啊？

白士中 谢过夫人。

谭记儿 唉，倒是我（唱《降黄龙》）弄差了！（背唱）

这是我雾中未识庐山面，
混沌不分雌共雄。

观此人轻薄无半点，
举止端庄体翩翩，
眉宇间灵气照人，
似曾相见，
酷似儿夫李希颜。
羞得我欲言又觉无话谈，
粉颈低垂弄罗衫。

你这位大人，奴与君素不相识，因何见了面就絮絮叨叨，说个不休？

白士中 是呀！士中与夫人诚系初会，然已仰慕于舍亲口中多矣；今日得瞻芳容，真是相见恨晚。感姑母作伐，下官幸何如之呀，幸何如之！

谭记儿 （羞涩）姑姑她……何曾与我们作过……伐……哟？

白士中 （大惊）哎！她还没有谈过呀？嗨呀！我才冒失，我才冒失，冒失极了！夫人，夫人，刚才小生出言无状，请夫人千万不要介意，这都怪我……都怪我……（旁白）姑母，你怎么未提亲就先咳嗽嘛？啊，刚才褻渎夫人，小生只有一礼谢罪（跪拜）

谭记儿 （急扶起，又觉失礼，忙缩手）这都怪我……

白士中 蒙夫人宽恕。好，好，好，我失陪了。（欲走向内）姑母……

谭记儿 （阻止，冲口而出）你不能去见她！

白士中 夫人有何见教？

谭记儿 你……（背唱）

叹三年芳心如止水，
却怎么今朝生波澜？
莫不是亡夫复生又回转，
乍相逢如何竟被情丝牵？
我本得去白穿红重举案，
又恐怕乡里贻笑谈！（放腔，思索）

哎，（转“二流”）

说什么人言可畏，
怕什么乡里笑谈，
想淑女卓氏文君，
奔司马佳话早传。（转“一字”）
又怎奈蓝桥有路我斩断，
红叶逐水去不还，
姑姑好心遭埋怨，
又怎好再请她把心事传？

白士中 夫人莫非还要介意？小生只好重见一礼，权当负荆
请罪！（又欲跪拜）

谭记儿 （扶起）（背唱）

他既然春闱入选，
必定是才气不凡，
倒不如寄语墨翰，

效双文新诗权当媒妁言。

白士中 夫人没有什么吩咐，我就告退了。

谭记儿 君且留步。奴见君家至诚有礼，有心口占一绝赠君，以不负今日之逢，不知你可愿听？

白士中 夫人不见责于我，反而赠以佳句，小生敢不领教？

谭记儿 （念）愿把春情寄落花，
随风冉冉到天涯，
君能识破风兮句，
去去当归卖酒家。

白士中 （领会诗意）“愿把春意寄落花，随风冉冉到天涯，君能识破风兮句，去去当归卖酒家”这是一首……

谭记儿 藏头诗！

白士中 横头四字：“愿随君去”“愿随君去”！（大喜）
难得夫人如此多情，小生自当还酬一首：

“当炉卓女艳如花，
不记琴心未有涯，
负却今宵花底约，
卿须怜我尚无家！”

这也是一首藏头诗，横头四字——

谭记儿 “当不负卿”（唱）知道了！
只恐怕孤鸾独凤翅双展，
又将那求凰曲儿向别弹，

白士中 今朝把同心结儿双双挽，
情真意笃到百年！（重句）

〔白道姑在窗口暗窥。〕

〔白道姑突上。〕

白道姑 （故意板起面孔）吓吓！了得！谁敢在我清静云房私订终身，岂不“玷污了我这七星坛”！

〔谭记儿颇窘。〕

白士中 姑母，

白道姑 我该是没有给你们选错嘛。

谭记儿 姑母，刚才你儿误解好心，错怪了你老人家。我与你陪罪了！（一拜）

白道姑 好甜的嘴，姑母……我两人儿时攀的亲戚？

谭记儿 哎呀你老人家还要愠气，我就——

白道姑 你就“再不来打搅我了”是不是？当然罗，这下就要随白太守到潭州上任了……

谭记儿 姑母，又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白道姑 认错不该死，我逗你作玩的！

谭记儿 这都怪我被那贼缠苦了，姑母若是那等之人……

白道姑 你还能与我交往到今天吗？

白士中 姑母，儿本当陪姑母多叙几日，怎奈任期急迫，姪儿就此告别了。

白道姑 唉！就要走呀？难道当姑母的一顿素餐都款待不起

吗？

白士中 听夫人之言，我已会意八九，在此久住，犹恐惹出是非，有玷官箴。只好随夫人赴任之后，再来看望姑母。

白道姑 如此，待我短送一程！

白士中 姑母年高带岁，就不必了。童子！

〔小僮上。〕

白士中 你牵马前面走着，我与夫人缓步回舟。

小 僮 夫人？……（颇不解，牵马下）

白士中
谭记儿 姑母保重！

谭记儿 （唱《尾煞》）

此行宜疾不宜缓，

莫教那人阻征帆。

白士中
谭记儿 （同唱）若见碧云两岸落，
轻舟已过万重山！

姑母请转！（偕谭记儿下）

白道姑 哈哈，谁想今日成全了这对美满夫妻。正是：非是老身要主张，为她年少守空房，欣喜吾儿得内助，唉，此后谁来伴经堂！谭记儿，我的好伴啊！（下）

〔杨衙内乘马率张千、李万上。〕

杨衙内 （唱《水底鱼》）

佳人难再见，

张 千 容易见！

杨衙内 噫，容易见？

（唱）哪里是桃源？

李 万 清安观。

杨衙内 啊！清安观！（唱）急忙下鞍鞢。（下马）

张 千 （接马）门外拴。

杨衙内 （唱）快去拍门环！开观！开观！

杨衙内 捶腿打扇。

张 千 是

李 万

〔张千、李万捶腿打扇。

〔白道姑上。

白道姑 （边走边说）我说嘛，你们是要领一点情，才对得起当姑母的啥。还是转来了呀！（开门）姪儿请进！

杨衙内 姪儿？谁是你的姪儿！

白道姑 啊，不是的！

张 千 衙内，莫来头，朝廷尚且敬老尊贤，喊声姪儿也是应该的。答应倒才有办法！

杨衙内 啊，是是是。那是姑姑，姪儿告进。（入内）

白道姑 你是……？

李 万 他就是当朝杨太尉之子杨衙内，是最信奉道教的……

杨衙内 谁说我信道教？（见李万急向他使眉眼）啊，是是是，我最信道教，我要学吕洞宾三戏白牡丹……

白道姑 衙内，清安观乃清净法地，你到此有何见教？

杨衙内 我是来找人的。